

重建文学空间（自序）

这里所谈的文学空间，不是指文学作品描写生活的空间，而是指文学作为人类艺术地掌握世界的一种精神形态，其存在和发展的空间。

（一）

任何国家和民族的文学，其存在和发展都包括纵向延伸和横向拓展两个方面。所谓纵向延伸，是指既往文学如何影响后世文学，后世文学如何沿革传统的承传、流变历程。对这种文学发展形态的研究，人们一般比较注意，取得的成果也较多，如我们所见到的各种各样的文学史论著，大部分都是这方面的考察和探讨。所谓横向拓展，是指各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学之间，由彼此封闭到逐步开放、由相互隔绝到频繁交往，从而使各民族文学变分散发展为联动发展的历史进程，即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一种世界的文学”的进程。对这种文学发展形态的研究，相对说来人们重视不够，对它进行系统探讨的高质量成果更是凤毛麟角。

文学的纵向延伸和横向拓展是文学发展的两个方面。但这

两者我们只能在思维中把它们剥离开，在现实文学运动中，它们是凝为一体无法分割的。无论哪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学，都既在纵向上与自己的历史传统相承接、相延续；同时又在横向上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学处于不同程度的交流之中。任何国家和民族的文学，都是纵向延伸和横向拓展相互作用、彼此交织的统一：一方面，横向拓展不能摆脱纵向演进而独立前行，它只能随着历史的演进而逐步扩大自己的范围，即纵向演进到一定程度，横向拓展才能达到一定的规模；另一方面，横向拓展又不是完全消极、被动的，它对纵向演进也可产生不可忽视的反作用。我国“五四”新文学之所以能一改佶屈聱牙的文言为明白通俗的白话，并在短短二三十年间掀起一个令人仰视的文学高峰，便与外来文学对它的刺激和影响密切相关。文学横向拓展对纵向演进的重要作用，由此足见一斑。

今天，随着经济全球化程度的提高和现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随着信息革命的兴起和网络时代的到来，各个国家和民族之间的交往与日俱增。偌大地球在人们超乎寻常的征服自然空间的能力面前，仿佛变得越来越小，以致加拿大作家麦克卢汉创用“地球村”这个术语，戏谑地把地球这个庞然大物仅仅比作一个小小的村落。现在，共处于“地球树”的各个国家和民族正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把整个地球当作自己活动的地理环境。各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学也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超越民族语言、社会制度、文化传统及鉴赏习惯的限制，更加开放地将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学据为己有并为己所用，也更加自觉地将自己的文学纳入世界文学的系统中加以审视和体认。

文学的横向拓展改变了人类文学的存在方式和构成因素，是文学演进的重要方面和文学发展的重要形态。文学横向拓展的总体历程如何？不同发展阶段的文学汇入这一历程的途径和方式各有什么区别？文学横向拓展自身有哪些特点和规律？它

与纵向演进之间有怎样的常态和变态关系？横向拓展从哪些方面改变了文学的内在品格？它对文学基本理论在哪些方面提出了挑战？对改变文学研究的思维空间产生了哪些影响？凡此种问题，不仅是我们的文学理论研究的薄弱环节，而且在全球化浪潮席卷而来之时，解答它们具有突出的现实意义。本书第一编所讨论的内容，主要就是对上述问题的思考。

（二）

任何文学现象都处于历史的纵向联系之中。这种纵向联系从时序上看，存在着顺向发展和逆向发展两种形式。顺向发展是按照历史时间顺序进行的发展，是后代文学承续前代文学，并对传统加以继承革新的发展；从这种发展形态里，我们可以寻觅到历代文学及各种文学现象之间的渊源、流变关系，把握文学史延续、演进的历史轨迹。逆向发展是与历史时间顺序相反方向的发展，是每个时代的当代光芒这样或那样地照亮过去遗产，使传统作品或历史上文学现象的意义和价值重新建构的发展；在这种发展形态里，我们能够看到某部作品或某种文学现象在不同时代所获得的不同意义、遭际的不同命运，从另一方面探求人们文学观念和审美意识的历史迁移。

文学的发展是顺向发展和逆向发展同时展开相互促动的统一过程：一方面每个时代的当代文学总是既接受传统的恩泽，也受到传统的约束，同时又不同程度地突破传统的产物；另一方面每个时代的当代文学又总是要在过去传统中寻找历史原型和早期胚胎，在表明自己大有来头的同时，又对这原型和胚胎进行微言大义的阐发，使其获得新的意蕴和价值。这种传统影响现实，现实改变传统，而改变了的传统具备了现实性，受传统影响的现实增强了历史感的循环渐进运动，正是文学发展的动态结构。

在我们流行的文学观念里，任何一种文学现象一经发生，便是一种客观存在，似乎后人只能接近它、探测它，而无法改变其意义和价值。其实，每个时代对以往文学的研究，不管研究者声称如何“客观”，如何“还事物的本来面貌”，但实际上却无法做到。因为研究者总是站在自己时代的大地上面对以往文学，总是要带着现实的启发和当下的理解，对“历史文本”进行新的开掘、阐释和价值重估，从而创造出自己时代的“文学史图景”。可以说，任何过去的文学经典或传统，都不是古人雕塑的一尊不动的石像，而是仿佛播散在历史原野中的种子，只要以后的历史发展遇到适合它生长的阳光和空气，它就会活泼泼地萌生新芽，抽出新枝。文学的逆向发展，实际上就是赋予过去传统以新的生命，并使其参与当代文学创造的过程。

因此，以往的文学作品和整个传统不仅是过去的，同时又是现在的。文学演进既呈现出“历时性”结构，即从过去到现在的顺间延伸，又呈现出“共时性”结构，即从现在到过去的逆向发展，将以往文学和过去传统“同时化”在今天的文学系统之中。如果说，在流行的“历时性”文学发展观念里，文学作品是一种“已定的存在”(things-become)，作品的意义和价值是由作家一次性劳动完成的，那么在“历时性”加“共时性”的文学发展观念里，文学作品则是一种“方定的存在”(things-becoming)，作品的意义和价值处于作家和后代读者多次劳动的共同建构之中。并且，后代文学发展到什么程度，读者具有什么样的水平，往往就能够把以往经典和传统中的潜藏含义挖掘到什么程度，提升到什么样的水平。

正是如此，文学的演进和发展，是古今文学彼此渗透，相互交融，联成整体，共时推进的过程。所以，美国作家兼批评家托·斯·艾略特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中说：“一件新艺术作品产生时所发生的情况，也就是在它之前的一切艺术作品同时发生的情况。”文学演进的这种历史整体性和古今共时性启示我

们：不仅文学研究与文学创作一样，对当代文学发展都具有动力学的意义；而且人们对经典和传统的探测，永远是个与时俱进的过程，每个时代的阐释者都应意识到自己认识的局限性和各种认识的互补性，从而将研究本身导向一种开放的状态。本书第二编就是以这种观念探讨了文学发展的理论及其他问题。

(三)

时至今日，任何国家和民族，只要稍微清点一下自己所拥有的知识财富和文学宝藏，都会惊讶地发现：通过翻译而吸纳的外来成分和自己受外来影响而创造的部分，竟是那样之多，以致若将它们分离出来，自己即使不会立即破产变成一个“穷光蛋”，也会从一个殷实之家跌入“贫困者”的行列。

文学翻译是不同国家和民族文学交流的主要形式。不同国度和民族的文学因为语言不同，根本无法互相了解、互相借鉴。在彼此隔绝的情况下，不同语言的文字只能在单一文化系统内进行封闭性的循环创造。这不仅影响了文学接受和传播的范围，同时也使民族文学发展演进的丰富性大为降低、速度十分缓慢。翻译的兴旺发达，则完全改变了这种状况。文学翻译像哥伦布一样帮助各国文学发现了异民族文学的新大陆，它不仅具有开拓异民族文学新天地，扩展民族文学视域的意义，还具有使民族文学拥有整个世界文学，从而得以站在全人类文学基础上进行自己创造的功能。

文学翻译是不同民族文学互输和交流的重要途径，也是不同民族文化冲突与适应、碰撞与交融的浓缩形态。文学翻译在把一种语言的文学转化成另一种语言文学的过程中，翻译者一身二任，他既是原文的读者，又是译文的作者。作为原文的读者，他要深入地理解原文，必须同时了解诞生原文的整个文化系统，因为原文所表现

的社会生活 即处于这一文化系统之中 原文所运用的语言 也是这一文化系统的组成部分,其内涵和意蕴都受这一文化系统的制约。作为译文的作者 他要使自己的译文为阅读者顺利接受 又必须充分考虑接受民族的文化背景和语言特点 必须让自己的译文表达尽量合乎接受民族的文化规范和语言习惯。翻译者表面上处理的是一个词语 但实质上面对的是两大片文化。

在多数情况下,原文的文化系统与译文的文化系统之间常常有很大差异,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具有难以通约性。因此,翻译者在翻译文学作品时,一般都要经历十分复杂的文化摩擦和文化对位转换的过程,其中多半有各种自觉或不自觉的误解与误译,对原作有各式各样的损耗与创造。而在这“误解与误译”“损耗与创造”里 既蕴藏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和文化心理原因 又典型地体现着文学交流时必然要遇到的种种冲突和融合的状况。可以说,文学翻译常常极其浓缩地包含着不同民族文学互输的各种问题,具有文学交流标本的意味。本书第三编就考察了文学翻译的功能、文化冲突对文学翻译的影响,以及文学交流和文学创作中的若干有意思的问题。

本书所讨论的问题,不论是横向拓展、纵向演进或语言转换,都试图对文学的内在构成和发展空间作出更加切近实际,且更加广阔、更加深邃的理解。尽管我在钻研这些问题时力求有自己的一孔之见,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但我深知自己的眼界和水平有限,必有盲点和失误。当这本《重建文学空间》奉献在读者面前时,我真诚期望得到同行专家的批评指正,以在更高层次上获得对研究对象更加精辟的认识。

钱念孙

2002年11月20日于合肥

第一编

文学横向拓展 民族与世界

世界文学的形成与 民族文学的发展

——马克思‘世界文学’思想初论

一、“世界文学”的形成和发展

资产阶级步入具体社会历史进程后，给整个人类社会的面貌带来了巨大的变化。由工场手工业生产向社会化大机器生产过渡，由简单自然经济向发达商品经济过渡，是这一变化的核心和动力。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程度的提高，商品经济的急剧发展，每个国家、每个民族 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都越出国界向世界范围延伸、拓展。由此，各民族文学之间的互相影响、互相渗透也日益明显、增强，使诞生于具体国度之上的文学在世界范围形成了普遍联系。对于这种情况，早在 1845 年，马克思和恩格

“民族”一词有广、狭两义。狭义的民族 (nationality) 指一个多民族国家的各个民族 (如中国的汉族、回族、蒙古族等)；广义的民族 (nation) 是指一个多民族国家各个民族的总称 (如中华民族、日本民族等) 与“国家”一词意同。在我国古代文献中，“民”和“族”是被当作两个概念分开使用的。第一次将它们合成“民族”一词应用，始自 1899 年，见于梁启超《东籍月旦》一文。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里以及下引《共产党宣言》的一段话中，“民族”一词所用德文为“national”系“Nation”的形容词，相当于英文“national”、“nation”，是从广义上来应用，即“国家”的意思。本文用“民族”一词，皆用其广义。

斯就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

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来越扩大，各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则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此自发地发展起来的各民族之间的分工而消灭得越来越彻底，历史也就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

1847年 马克思又和恩格斯又在《共产党宣言》中 对上述思想作了进一步发挥，明确揭示了各民族文学日益形成一种世界文学的历史变革：

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②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见解是精辟的。纵观历史，各个国家文学的发展行程，无一不是沿着由民族文学向世界文学转变的方向逐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 第 51 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 第 255 页。这段话中“文学”一词（德文“Literatur”、英文“literature”）与我们常说的“文学”的涵义不一样，系指哲学、历史、文学、科学等方面的书面著作。因此，马克思所说的“世界文学”，其含义并不局限于文学这一方面，而是包括人类文化的各个领域。本文主要从文学的角度来论述问题，其他方面从略。

步衍生、演进的。在原始社会末期和奴隶社会初期，由于社会分工的简单和生产力的低下，各个部落、民族之间“老死不相往来”几乎没有什么交往和联系。与此相一致，当时各个地区和国家的文学也是单独存在、孤立发展的。历史上的四大文明古国——埃及、巴比伦、印度和中国，它们虽然在公元前二千年至一千年左右就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但总的说来，它们的文化创造基本上都是各自为政，互不影响的。奴隶社会繁盛后和封建社会时期，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毗邻国家交换商品现象的出现，一些民族的文学跨出国界，与其他民族的文学发生了交往和联系。可是，受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商品交换规模、封建割据和闭关自守等种种条件的限制，这些交往和联系一般都发生在邻近国家和民族之间，还没有形成世界性的交流。如公元前五世纪至前四世纪，古希腊文学发展到了巅峰状态。当时以雅典为中心，附近各国的文学有较多的接触和积极的影响，但这种接触和影响一般多发生在希腊文学派系之内，局限于欧洲地区，而并没有和世界各地的文学都产生交往。处于封建社会鼎盛时期的唐朝，是我国文学发展的黄金岁月，也是我国对外文化交流的繁荣年代。其时，国都长安（现称西安）是中外文化交流的集中

很长时期以来，不少西方学者在文化传播问题上坚持一种僵化的观点，认为世界文明的起源和重大发明只能出自一个中心，其他文明都由这个中心传播而来（参见 H·考迪尔：《西人论中国书目》（*Bibliotheca Sinica*），1928 年北平文殿阁书店版，第 1 卷第 571 页，第 4 卷第 2653～2658 页），这种观点宗教的（圣经创世纪的学说）、种族的（白人优越论）成分多于科学的因素，多属主观臆论。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第 1 卷总论里指出，在历史的早期阶段，各种文化是彼此独立、互相隔绝的，其中出现的一些平行相似发展的现象，主要是生物进化的趋同作用而导致的对环境的相似反应，并非发生实际交往和联系的结果。这一唯物主义的看法，现在已得到多数学者的赞同。

地。可即便在那时 我国的文化交流也主要限于印度、日本、朝鲜、缅甸等亚洲国家 基本没有远涉西欧、东欧等世界各地。各国文学真正发生世界性的交往“，使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一种世界的文学”^①，是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进行殊死搏斗，登上历史舞台并形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以后的事情。历史发展到十六世纪之后 封建社会日趋衰落 资本主义日益上升。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建立和发展，资产阶级开拓了世界市场和世界贸易 使各个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具有了世界性质 恰如恩格斯所指出：“单是大工业建立了世界市场这一点 就把全球各国的人民，尤其是各文明国家的人民，彼此紧紧地联系起来，致使每一国家的人民都受着另一国家的事变的影响。”^②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各个国家的文学才突破了民族的和地方的狭隘性与局限性，在整个世界范围与其他国家的文学发生了广泛的联系和交往。为什么公元前五至前四世纪古希腊文学那么繁荣，却在当时不能够传播全球各地？为什么十九世纪盛行的批判现实主义及二十世纪兴起的现代主义，从它们诞生之日起就相继在世界各国引起反响？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前者囿于民族的和地方的局限 没有形成世界市场和世界文学 而后者则冲破了民族的和地方的局限，形成了世界市场和世界文学。

由以上历史考察可见，从各国文学互相交流和互相影响的角度来看 文学的发展大致可分三个阶段：一是不同民族的文学彼此隔绝 单独发展的阶段；二是邻近国家或同一语系的一组文学交往与联系阶段；三是各民族文学普遍联系和互相影响阶段，

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的真实任务是建立世界市场（至少是一个轮廓）和以这种市场为基础的生产。”（马克思：《致恩格斯》，1858年10月8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348页）

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368页）。

即世界文学兴起和发展阶段。参考史学界对世界史的分期，如果说第一阶段基本处于上古时期；那么第二阶段多半发生在中古时代；而第三阶段则大体是近现代社会的产物。^①在这三个阶段的历史演变进程中，如果说前者一般以孤立发展的情形而存在，那么中者就经常表现出局部交往的特点，至于后者，则主要展示了普遍联系的面貌。由孤立存在到局部交往、再到普遍联系，这一演进行程不仅反映了人类文学活动与其他活动一样，总是逐步开阔视野，不断开拓新领域，日益扩大活动范围的，而且更重要的是，由于这一演进过程结束了各国文学之间彼此孤立的状况，代之以相互联系的关系，所以从全球的整体性质来看，由民族文学向世界文学的发展，实质上使各国文学在性质上发生了由‘无机体’向‘有机体’转化的重大变化。

在研究物种关系的自然科学中，人们一般将物种分为无机物和有机物两大类。无机物部分与部分、部分与整体之间无必然联系。从一块矿物上敲下一部分，既不影响整体，也不影响部分。就敲下的那一部分来说，它仍然是同一矿物，就被敲去一部分的整体来说，也不过只有量的变化，其质并没有任何改变。恰恰相反，有机体则不如此。别说从人体上割下一只手来，就不能再谓之谓为手了（因为已失去了手的功能），就是一只手要动一动，也要有身体的其他部分协调配合。从整个国际范围来看，世界文学形成之前，主要是上古时期的各民族文学的关系和无机

^① 任何历史分期都是相对的，历史发展从来不会一刀切，前后期截然分离，两者交叉、互相重叠的现象常常存在。因之，划分历史阶段只能在舍弃一些历史细节的基础上进行总体把握。这里三个阶段的划分及上面的历史描述，都是在略去了一些偶然因素的情况下对文学现象进行宏观考察，其中可能会有个别例外情况。所以，上述划分和历史描述也只是相对的，不应将其当作机械公式，刻板以求。

体部分与部分、部分与整体的关系很相似，互相之间并没有多少关联。在某一民族文学里，某个文学派别的产生与消亡、某种艺术形式或表现手法的兴起与衰歇，一般都既不受别国的影响也不影响别国。与此不同，世界文学形成以后的各国文学的关系，则和有机体部分与部分、部分与整体的关系一样，存在着一种达尔文所说的‘生长相关律’^①。在某一国家的文学里，某个文学潮流的涌起与退落、某种形式或手法的创新与摒弃，常常是既要受到外国的引发而又要反作用于外国的。关于这一点，我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是非常典型的例证。在本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我国文坛上，曾出现过各种各样的文学派别。然而，不论是革命现实主义或积极浪漫主义这样声势浩大的潮流，也不论是象征主义、表现主义或为艺术而艺术这些影响甚小的细涓，它们无一没有受到外国类似派别的触发、影响，也无一不和外国类似思潮有一定的借鉴、承袭关系。反过来，当它们中间有的派别，如以鲁迅为代表的革命现实主义和以郭沫若为代表的积极浪漫主义，在接受外国影响并使之植根于中国的土壤上生根、开花、结果后，则常常又掀起新的浪花回流到外国，使其文学受到浸润、滋长。如果说，处于世界文学形成之前（主要指上古时期）的一国文学是一无依傍、独立自足的‘单流’，那么，世界文学兴起之后的一国文学，则是整个世界文学‘汇流’中的一个支流。就前者言，因其是一无依傍、独立自足的‘单流’，所以它的涨落变化全

“生长相关律”原理是达尔文在生物学研究中依据生命有机体各部分存在和生长总是互相关联的事实总结出来的。在《自然辩证法》里，恩格斯解释这一原理说：“一个有机生物的个别部分的特定形态总是和其他部分的某些形态相联系的，虽然在表面上和这些形态似乎没有任何关联。”（《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10页）

② 当然，本国社会状况在这些变化中不能不居主导地位。由于本节的论述重点不在此，故略。详见本文第三部分‘世界文学’与‘民族文学’的关系。”

系于自身 就后者言 因其是整个世界文学“ 汇流 ”中的一个支流，所以它的涨落变化既受其他支流波动也会波及到其他支流。因此 作为整个地球之一部分的同一国家的文学 它处于世界文学形成之前或世界文学形成之后，其性质、意义和作用都不一样：一者是拼凑组合的‘无机体’的一部分 而另一者却是互相关联的‘有机体’的一部分。

正因为这样 我们认为 马克思所论述的‘世界文学’其含义不是指荷马史诗、莎士比亚剧作、巴尔扎克小说这类具有世界意义的文学名著，也不是“从远古到今天世界上所有文学的总和”^②更不是一种凌驾于各国文学之上的全人类文学^③。它指的

美国学者亨利·雷马克在《比较文学的定义和功用》中认为：“‘世界文学’一般地只包括经过时间检验证明其伟大的文学”；世界文学主要研究经过时间考验、获得世界声誉并具有永久价值的文学作品”。（张隆溪选编：《比较文学译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2 年版 第 9 页 持这种观点的人较多，如日本学者滨田正秀在其所著《文艺学概论》（玉川大学出版社 1977 年版）中表示了此看法，德国学者温德尼兹在《印度文学与世界文学》一文中也发表了同样的见解（《外国文学研究》1981 年第 2 期 第 92 页）。马克思认为：“世界文学”是打破了闭关自守、自给自足状态后 在各民族文学相互交往和联系中形成的，显然不是指具有世界意义的文学名著。

参见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世界文学史》第 1 卷序论部分（苏联科学出版社 1981 年版）。我们所以不同意这种观点，是因为它把世界文学当作世界上各个国家文学简单相加来看待了。

苏联早期的无产阶级文化派曾极力鼓吹过这种观点。如无产阶级文化协会领导之一 И·М·凯尔任策夫就认为：“旧文化是在各国范围内的民族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与之相反，无产阶级文化将在纯阶级的基础上创造出来。为了无产阶级的、说到底就是全人类的任务，无产阶级文化要同民族的东西决裂。”（转引自戈布诺夫《列宁与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外国文学出版社 1980 年版 第 120 页）这种观点所以错误，是因为它所宣扬的这种超越于民族之上的全人类文化，纯属虚构，在现实中根本不存在。

是既植根于民族土壤之上 又在全球性的互相交往和影响中消除了民族的狭隘性和片面性(不是消除民族性)从而使各个分散的民族文学在整个世界范围产生普遍联系的这样一种国际性的文学现象。

这种文学现象普遍地存在于世界上各个国家的文学之中, 在各国文学互相联系和相互影响的整体关系中表现出来。它的形成和发展 是文学进入近代社会之后的必然结果 也是文学演进过程中的历史性的变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主义原理》、《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等著作中 马克思和恩格斯谈到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给人类社会带来的进步时, 曾反复论述过历史、市场、贸易、经济等冲破和摆脱民族的和地方的局限 向“世界历史”、“世界市场”、“世界贸易”、“世界经济”转化的状况。并认为“所有这一切产生了历史发展的一个新阶段”^①。同样, 我们也完全有理由认为,“世界文学”现象的产生 也是文学历史发展的一个新阶段。这不仅是因为,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 “世界文学”和“世界历史”、“世界市场”、“世界贸易”、“世界经济”等是互相联系的同一序列的概念 作为理论范畴, 它们都从不同角度、在不同方面反映了客观世界变化的新情况 而且还因为 世界文学的形成和发展使文学具有了一种新的品格 这就是使原来彼此孤立、互不交往的民族文学在世界范围形成了整体联系 使不同国家文学之间的兴衰演变 构成了“生长相关律”原理所揭示的有机关系。

当然, 由于各民族的社会发展及文学发展并不是齐头并进 而是互有差异的, 所以各国文学在世界范围的互相联系和相互影响的程度 也不是平均的、对等的。马克思曾指出:“工业较发

^①《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64页。

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①在这里，马克思谈的是工业发展不平衡国家之间的互相影响的关系，对我们所讨论的问题同样有指导意义。处于社会发展先进阶段的进步民族文学（如十八世纪法国文学）或所处社会发展阶段并不一定最先进但文学上呈现出繁荣状况的民族文学（如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的德国文学和十九世纪中叶的俄国文学）在世界各民族文学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的整体关系中，常常居于重要地位，发挥的作用也较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在各民族文学相互影响的过程中，只有它们才发生积极的影响，其他民族的文学只是消极地接受它们的影响。实际上，世界上每一个民族的文学，不论其发展程度如何，由于它具有只属于自己而为其他民族所没有的民族特点和民族个性，所以在各民族文学相互交往中都会以自己特有的色彩、特有的情调，作出独特的贡献。文学发展史表明，不管是先进民族的进步文学，还是经济落后国度出现的繁荣文学，它们都经常从比较落后的民族文学中吸取多方面有益营养和发展因素。因此，各民族文学在世界范围所形成的整体联系，并不像许多西方学者所宣称的那样，仅仅是一个“欧洲中心”在起作用：“近世，则西方知识、道德上及实业上的势力业已遍及全球。东邻亚细亚除极少数荒僻山区外，业已无不开放。即使那极端守旧的地方，也已渐渐容纳欧洲风气”^②；“现代亚洲文学中的一个突出事实，就是欧洲影响无孔不入”；“亚洲文学对欧洲文学几乎一向没有任何影响。如有什么影响的话，那也只是对小作家而言，……或者说，这种

《〈资本论 第一卷第一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06页。

洛里哀：《比较文学史：自滥觞至二十世纪》，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第351页。